



文粹卷第五

古賦 戊 一首

吳興姚

海潮賦并序經

盧肇

銘纂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辨未究之將為
 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
 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
 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
 出入欲不盡著安將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
 與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
 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
 海同物出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
 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酒烹飪置水盈
 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
 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
 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

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
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至陰
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
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
生之實驗也其胸其眇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
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
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書常
見焉以至於望之後月出不盡書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
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
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
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
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
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
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銜於學者
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立天絕至陽之元精也作寒

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在

南斗玄武之射故曰龜夏至日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

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

鱗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為式陽侯詭威於鬼工伍胥洩怒

乎忠力是以納人於罟罟昧道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

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幾不刊

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微則朔望之候不

爽平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

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分至啓閉陰為水故霖之以

雨露雪霜雖至隕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

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

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

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為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榮

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諸家不言海於是欲挾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嚶溟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方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蜓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但隨二至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元氣常運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所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為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巖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峴洶湧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謂地浮於水天而勢齊謂陰陽上下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始作抗雄威之獨燥却眾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立浮而迭起飛沫電熒以驚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周解法日日徑千里周三千里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水之龍逼而不澎沸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溥激者莫不魄落焯鑠如輿巨鑊絕兮不可探乎澆流之內呀焉若天地

之有巖巖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懸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豹虎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猛虎與兕象懼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矍鑠忽劃礫而蓋齒此何且意其反齒露其少進也若召人續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蹙相摩錯闐闐澶漫凌強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滔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嚙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求以為天下稱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顛虛禁介虛介而愕胎擊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故乘循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未學後塵濠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腹幸居音宗音推也儀禮士相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

何敢擅談天之美幹究地之瑜指溢濟之難悟欲盡聽於群儒今

步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大章禹臣禹使

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播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

致畧謂量日影千里周髀作則謂為用以弄乃知日月之遠近裨

竈窮情乎天象神龜鄭大夫者子雲贊數於幽默揚雄作太玄經分

陽之數者也張衡考動以鑄儀謂地淳風述時而建式謂作以

定星辰也彼皆疑神於經緯之閒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

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竒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

之胡不考之自此以下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其

而秋冬勃異其二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三問月二

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凌其四問十八日潮書何常微其

問登夜何常大其六問夜潮比登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川

之進退其七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滂霈其八日之赫焉

為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萬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其

問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沉潮何再出其十萬流之多匪

江匪河發自眈漕往成天波終古不極蓋沉四國何成彼潮而

小大一式其十一為潮之外水歸何域其十二又云水實浮地在海

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

水靡有不沉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泐繫坎比之至大何水力

之能任其十三吾聞之天地噫音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

踰其十四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

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听然啓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

南越無頌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常挫楛於獨見終沉溺於

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有事至理無爭無勝猶

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奧旨諒余心之足證當

為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其十五夫日此燠陽生於

復三三震下坤上復將論日之升降陰陽之離南斗而景長其十六

漸近其十七進其十八也迹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

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於胎外鳥獸含滋於

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掬其散也為萬物之腹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答第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媯三下媯退東井而延夏至後日漸近遠齊州而咸書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而土涸滋液歸而下淒瘁萬物以如歸運大澤而若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答第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綏而並鬪合朔之故比乎交綏也終摩壘而先釋胡行涉合朔乃過日沮其雄水通其液既冒威於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潮之所恃者月類也所畏者日違日以漸遙水畏威而乃溢亦猶群后納職來造王門獲命以出望中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答第黃道所遵遐迹已均肆極陽而不凝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行漸遠於日也退為順式自望而進

在日之右漸進為干德相潮近日若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合第五并白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復并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周天法一萬里其勢涵澹無物能弭周天法一萬里有奇也分晝於戌作夜於子子前為早潮子後為晚潮一云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錄之於水而不能其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為潮而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答第嘗信彼京游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岳浙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足而大江卓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群山而遠入射二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鬪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群究答第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謂入避至列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海中飛羣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

猶微故壽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魏魏也九峒萬物之中

分日之熱謂三才之中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熟

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

火非其匹至威無焰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

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

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泊哉峒方輿之下陽祖所迴

歷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為朝左激之遠

兮遠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

沉而潮之所以兩折也峒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

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

坤永寧也峒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雲為霜者為霜為

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群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

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表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

萬流為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

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燠急常寒狂乃陰雨為沴僭則陽氣來

不荀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紆前

言大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參二儀之

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雷均行俞常

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暍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

德也故離畢為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變而剽裁也

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峒惟坤與乾余常究焉

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為德清以不極為玄載物

者以積鹵負其大能乎厚地也不極者以上規莫其圓砥

規也謂之上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

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

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

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下墜謂思雨也隨物壑而虛受

任賦澮之疏漬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

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

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眾理之難考

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頂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四第十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嚅歲為夕為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其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吮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奧願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以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曷并互之若斯今幸指乎听制先生撰履旁眄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之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盈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另踞軀斂色交袂而辭彼圓方方蹟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限象數之高遺方盡迷於闔域非先生親得於學

舞之足之蹈

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庶知玄先生之辭辭曰隱哉古人米潮源兮元編 鬻齒翰曾未言也列怪無藩垣也

夕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城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永立言兮若和與扁袂吾僭兮首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祗為謹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一疑濁兮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西溟釜鑪蒸爨兮擬斲形願揚此辭兮顯為經高誥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破鐫何以解乎群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海潮賦後序

夫以璿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琯潛聆載十二而分統肇有憑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跋躔之數是以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九圍所省必揆於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且彤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東流不溢天問猶疑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稽夫儒氏之業也莫不咸思犧轉盡愧雞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二大愚以始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大寶酬潮敢云早惠既

不用矜膠習戲自鄙童心及竊譽里中拘塵長者執經堂與避席
嚴師白悟牖閒媿非胡廣頰依無下虛感伯通而日月居諸榆
槐屢改管窺之心妄切瞽史之學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
獨挺襟見肘久困牛衣颯垂領以若驚顧生髀而增歎信天人
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之文固有宗旨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
之今於賦中盡挾疑滯輒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
為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澄夫激而成潮之理并
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為上規南極
為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
諸粉績庶將無闕緬螢囊之已久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
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日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黃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初於
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 天道右轉七政左旋 日入則晚潮激於五
日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小大則隨於月 月近則小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

- 一曰渾天張衡二曰蓋天周髀三曰宣夜無師四曰安天虞
- 作五曰昕天始作六曰穹天虞贊作自蓋天已下並好奇尚異
- 古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為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
- 言天地狀如雞子天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黃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
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
云西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
周其下

梁祖暉云渾天之形內圓如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古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

潮也又案周易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三三入
地下卦為明夷三三乾為天坎為水天右旋入水為夕則天在
水下於卦為需三三天左旋昇出為朝於卦在訟三三又離為日
坎為水日出水上卦為未濟三三濟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
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卦為既濟三三言日右隨天入已涉于海
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案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姤二卦
以定陰陽

言不交渾天而乖誕者凡五家 莊子道遙 玄中記 王仲

任論衡言如不 山經釋氏言四天 紀誌

右並無證驗不可究尋主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山攻
之七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為喻以論真宗而學者多誤故
列之為難信之首玄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
非可以表測而度量也又案吳王蕃法云余因周禮鄭衆鄭玄
之用勾股之術以求天之里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影

公陽城表南得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
一萬五千里立八十而旁十五則日高八萬里日南邪云以勾股
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蓋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
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
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右肇始學
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授焉自
後因演而成圖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
自得之遂用覃思巨演稽萬流之昇降果見潮生之候由是博考
群言以證遇晦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盧辯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
其轉運者為璣其止直者為衡皆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則
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則此二器
皆占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人
考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揆之非始造者也盧喜又云洛下閎為
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大初曆又知此術在張平子前也

後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道儀張衡以延喜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爲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契其後吳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大史令晁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天儀之法李淳風因爲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日月盈縮之度可察而獨迷潮水生采之候豈古人未之思乎肇祇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爲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弘曆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爲克衣君父之至德只如陳昭奏夏元帝之音而伐鼓鍾鍾元在二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

乃於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臯繇共佐千辛之聖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側管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蠱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不啻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爲懦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爲業之初家空四壁夜

無脂燭則蕤薪蘇曉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為孤立於
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
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士狀頭
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為從事自後
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
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
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
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
五月又蒙恩除欽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慙違理郡周
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
二十二日敕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
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
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聞揚非唯自負片心實
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為此賦以
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數願以潢污之水輒赴海濱

沈四郎蟲所為刻鶴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
盧師洎隨狀奉進上黷宸嚴敢期睿覽臣肇無任惶懼戰越奔
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勅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
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你史館

文粹卷第五

名小

華山賦

楊敬之

霍山賦

皮日休

鉉

纂

花并
草木

牡丹賦

舒元興

長樂花賦

蘇頌

桃花賦

史曰休

秋蓮賦

宋之問

荔枝賦

張九齡

瑞橘賦

李德裕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杜棄賦

陸龜蒙

華山賦

楊敬之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為丘大積焉為山山之天者為
 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
 根渾渾河流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峻荆巫梁岷道之云遠
 兮往之而實嶽之形物類不可階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與之千仞
 不為崇抑之千仞不為卑天雨初霽三峯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
 河湄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為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
 仰不見其巔肅阿芊芊蟠五百里富諸侯田嶽之作鬼神反覆蛟

龍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扑之走之馳之甘雨瀾漫百川東逝千里而散噫氣蹶然怒乎巖幽漸于人間其聲瀏瀏嶽之殊巧說不可窮見乎中天掌掌而掌峨峨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吻者似池注者似曰歌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土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乃繕人事余安得畢議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矚九州在宥群生初太易時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崑足益是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關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仁故軒轅有盛德蚩尤爲賊生物不遂軒轅用力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亦處宜繇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甲戌靜釗不敢有加惟導其常尊國遂長天事著矣莫見乎高而謂其茫茫余受帝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違臣贊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太矣廣矣富矣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臣之言又

矣然地居於上宮室於上如此之久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田土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見若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蟻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弈弈焚咸陽矣曷雷震綱栗祖龍藏矣其下千載改更興壞悲愁辛苦循其上矣臣又問曰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言語紛綸於神何如也曰若知之乎聞聖人撫天下哀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徹則率薄以奉祭祀而福其已故廟祠相望壇墠迤邐盛氣臭夸金玉取薪以燔積灰如封天下息矣然猶謙謙不足秦由是雜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霍山賦 并序

皮日休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頌其文幸上發輜軒使得採以聞六年不至壽之駢邑曰霍山山故嶽也邑贅于趾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

顛手乎躡心乎竦神乎替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
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敵蹀然械囚
紛然焚絲恍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久疢則知才智之劣如老而
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闕於神而愚
之耶抑有所達而託之耶其辰既浹其精勿渝怯然而勝躁然而
迥紛然而靜恍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
能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辭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為山峻清為嶽其山厥臣其嶽惟君惟
南之鎮曰霍為尊嶽之大與地角壯與天勃勢荆豫華嵩青沂交
岱如蛭而秀如塊而銖嶽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
光望之數百里外為天棟梁嶽之尊端然御極竦然正位靜然而
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若
甲其儀若肅其位嶽之氣其秀為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
離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嶽之靈其神不滅
報如響若雨用澤嶽能廓之若歲用旱嶽能澤之嶽之德能之

育之煦之和之開蕩翳染卉凄凄迷迷深遺數百里嶽之形有雲
蒼鷲焉其勃如怒有泉冽冽其來如波叱咤長隆奔列缺車轉然霹靂天
地俱裂嶽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
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其曉而東有如貫日其暮而西有如孕
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嵒而節或銳而勸或斷而截
或迴而馳或低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繁不可得
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魁形曰
余祝融之相也夫霍山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
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蒞夫古有五嶽霍居其一所以五嶽相躡
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以觀侯下以存民侯有治
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寃者平窮者濟洎唐虞已降皆燔柴于霍我
帝用饗其禮至周且冊而命我與諸嶽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
我號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
罷狩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爾
能以文請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黜陟

之義故爾之將賦余閉過爾懷而不爾文帝曰有衡既遠有符必
勞惟霍之邇斯號可復賦者有能言胡不俾帝命余錫爾文爾無
忘也臣曰請惟神命既覺見而書嗚呼異哉

牡丹賦 并序

舒元興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置平深山首幽而芳以爲貴重所知花則何
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早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數上苑之有賜因命
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變盛今則自禁闈道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爾
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亦上國
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爲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
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持今則肆情於一花
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乎
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
亦不出二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
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爲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技類萬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爲
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駟動蕩支節如舞
結百脉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色披開照耀酷烈
美膏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赫殷者如血向
者如迎背者如諛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流鷹者
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疎者如缺鮮者如
濯慘者如剔初隴隴而上下次鱗鱗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
晴籠畫畫宿露有裏或灼灼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颯然如招或嚴
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泣露如悲或重然如縫或爛然如披或迎
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
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搖搖纖柯
玉攔風滿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朵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
倚或扶朱顏色醜各銜紅釵爭鬢翠蛾灼灼天天透透迤迤漢宮
三千艷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厭景駢有席發銀
燭燼昇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群仙晶燄往來金釵列鏡疑睇相看

曾不晤言未及行雨先驚馬車連入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
此繁華違恤終日一言相誇列帳庭中步障開霞曲無重刃松篁
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牖紗髮髻息嬌依倚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
槎昧昧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瀉萬坐笙歌
一醉是荒孰知其他我家花品此華第一脫落群類獨占春日其
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御比榮如金屑粧飾淑質玫瑰
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歛跡穠李慙出躑躅肯清木蘭潛逸朱槿灰
心紫微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
華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曷草木
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蜀爲而生哉汝且不言
徒留翫以徘徊

長樂花賦 并序

蘇頌

蜀太守庭際有繁華草秋中始繁英露洗冬早尚直本霜封蕪雜
大同於衆卉盛衰小異於群物余訝而未識吏或告余曰此長樂
所出蜀長樂花也故心暗賞焉因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
古人所爲得勢其旨爾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則至美夫樂者以哀樂之類同其樂
則至喜長也樂也吾安得而閒之嘉纖植之並用偉令名芳在茲
徒見其豐族萃尊高標璀璨莖卉外而縞中華縹分以紅貫綴綠
穎之重疊索紫蕤之爛熳迫而象之君子其常或微或章從危冠
兮纓芳綬默退靜其何望遠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煌煌重羅綺
兮撲瑤翠蹇來思而未嘗匪以幽兮自直匪以直兮自藏匪以脫
兮自耀匪以耀兮自強文濁露之均灑庇清舒之泛光本無嫌於
散地甘有寓於殊方然則太液初滿上林新霽華茸的皪萬品千
訂搖瑞色而涵芝雜奇葩而轉蕙軌與夫玉堂金閣之徧賞白日
青春之特麗歲不與兮時向闌風蕭蕭兮夜漫漫賈遠鴻於沙碛
叫離鶴於江干君曾不見三月華矣盡林間之槁木千霜頽矣亦
庭下之枯蘭懃此常度凌於早寒假春期而不秋雖秋令而不殘
衝雨霰之飛薄任雲山之險難芳非珍於麗靡節恒慕於樽樂吾
則知樹背之奚託惟傾心之可安如後凋之是貴罔獨立其誰觀文

學掾起而為亂曰

白露瀼瀼何草不黃紫華灼灼生君之堂彼不伐兮以自翳時或
珍兮君是惠彤庭赫兮朱草駢交屈軼兮友賓連伊榛莽而荒此
君曷為而賦旃

桃花賦

皮日休

余常慕宗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
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
不類其為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
廣平之才未為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
躓然強為是之耶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諷仰
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為桃花賦其辭曰

伊祈氏之作春也有艷外之艷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為桃花厥
花伊何其美實多臺隸衆芳綠飾陽和開破嫩萼壓低柔柯其色
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玉顏半醺若夫美景妍時看含曉露密
如不舒繁若無故姪姪婉婉大天怡怡

日休想或開者如

身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靡而可薰或矮媚而莫持或幽柔
而旁午或捲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非傑藉以作
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粉翠
壓高映楊柳兮鬢秋眉輕紅拖裳動則馮香宛若鄭袖初見吳王夜
景皎潔開胡弄然秀發又若常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墜眩脉
又若姐已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艷春曙又若息媯含情不語或
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隊濕又若
驪姬將諧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
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歛態微動輕風姿姿暖紅又若飛鷲
舞于掌中半霑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羊茸旖旎互
交遞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瓊奴初隨戎
虜滿地春色堦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城花品之中此花最異
以衆為繁以多見鄙自是初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秩
之卑寒士他日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昵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
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

君之口腹匪乎茲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花為第一懼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為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為國兮如此

秋蓮賦

宋之問

天授元年敕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閣每雞鳴後至羽林仗闈人奏名請龜契佇命拱立于御橋之西玉池清冷紅蕖菡萏謬履局闈自春徂秋見其生視其長觀其盛情其衰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礙仙禁人莫由窺句若生於瀟湘洞庭溱浦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夫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述秋蓮賦焉

若夫西城秘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蕖之已秋昔之南葛齊秀芳敷競發君門闕兮九重兵衛嚴兮千列綠帶青枝綠葉覆池映連旗以搖艷輝長劍兮陸離疏溼兮裂殼交流兮相沃曰燒兮丹禁三而兮永明曉而望之若覓裳宛轉朝玉京夕而察之標灼燥散赤城既如秦女豔日兮鳳鳴又似洛妃拾翠兮

驚足使瑤草罷色芳樹無情複道兮詰曲離宮兮相屬飛閣兮周廡金鋪兮壁除君之駕兮旂旒蓮之葉兮扶疏萬乘蠶兮駐綵騎六宮喜兮停羅裾仰仙遊而德澤縱玄覽而神虛豈與夫溪澗兮沼泚自生兮自死海圻兮江淹萬萬兮煙波泛漢女遊湘娥佩與玉戲清過中流欲渡兮木蘭楫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兮峴北汀洲兮不極既有芳兮叢城長無依兮水國豈知移植天泉香飄列仙嬌紫臺之月露含玉宇之風煙雜葩兮照耀衆彩兮相宣鳥翡翠兮丹青翰樹珊瑚兮林碧鮮夫其生也春風盡蕩燥日相煎天桃盡兮穠李滅出大堤兮艷欲燃夫其謝也秋交度管金氣騰天宮槐踈兮并桐變搖寒波兮風颯然歸根息艷兮八九月乘化無窮兮千萬年越人望兮已長久鄭女採兮無由緣何深蒂之能固何穠香之獨全別有待制揚雄悲秋宋玉夏之來兮翫早紅秋之暮兮悲餘綠禮盛燕臺人非楚材雲霧圖兮蘭為閣金銀酒兮蓮作杯落英兮徘徊風轉兮衰衰入黃扉兮灑錦石紫白蘋兮覆綠苔寒暑荏苒兮代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之可哀託芙蓉

以為媒

荔枝賦 并序

張九齡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為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開議欲為賦述世務率率比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叙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况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閒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陽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台園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細枝翁茸覆雲對環合林纒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工斯虛根所盤不鳥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戶崖之險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

辰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華但自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帶葯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洪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猶不可匹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軟彼眾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筭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化心志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援蒲桃而見擬亦百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賓之會時當煥煜客或煩悒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瑯盤之仙液寶玳筵之綺績有終食於累首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芳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為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之重方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哉

瑞橘賦 并序

李德裕

以為媒

荔枝賦并序

張九齡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饒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為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開議欲為賦述出務率率比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叙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求屈况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閒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陽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台園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細枝翁茸霞露對環合林纒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干斯虛根所盤不鳥不卑陋下澤之沮洳亞戶崖之險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

辰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啻其佳但言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帶葯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洪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猶不可匹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筭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化心志可以蠲分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援蒲桃而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燠煜客或煩悒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瑯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績有終食於累首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芳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為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之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哉

瑞橘賦并序

李德裕

清霜始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園之所植也
臣伏以渡淮為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有感昔漢
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
雀園華實不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
地同和群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威更承膏露
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使近臣賦之臣
幼學為文忝列樞近敢誓首而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
具枝粦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維丹楓於谿畔
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鸕鶿於焉棲息雖回靈於雨露猶
自得於雕飾終獲與言於皇明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運翰造
化之玄力思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詠英華
之不測逮乎霜飛天囿風落秦川金莖炫煥於朝日玉樹青葱於
靈吳我方志斐翠島列靈沼之清漣上蔚檉松下秀菴龍朱草
沮屈軼華葉紫芝與賓連靈升必植而嘉橘在焉碧葉獨爛金衣更

鮮天漢之華星焜燿閩風之珠樹粲然香苦厚於野露色疑炫於
江煙既而太官獻新奇果列筵步敬苞之自遠何菲陋之莫傳因
隱方塘比丹萍之初貫盤映皎月與赤瑩而共妍東鄙孤臣謬陳
三事既之和羹之用猶露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愧晏嬰多之知捧
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朽於雪霜永酬恩於天地

伐櫻桃樹賦 并序

蕭穎士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議陵大府軍事任在限外無官舍
是處寓居宇宇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櫻
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蒼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背微禽是焉栖
託頹頽上下喧嘩甚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予實惡
之懼冠窺踰因是為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敬夫在位者爾
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鋤眷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宜除觀
其體異脩直材非棟榦外森沉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群卉以
效諂望嚴霜以凋換綴繁英兮散集駢朱實以星聚故當小鳥之
所琢食妖姬之所攀翫赫赫闕宇玄之又玄長廊霞截高殿雲褰

實吾君聿修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平時以奚分馭樹以貞堅匪夫
松篠桂檜若蘭荃荷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
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群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或薦
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牆竒回得而窺伺諒何惡之能為終
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葉剝攢柯焚朝光無陰夕鳥
不喧肅肅明明曠蕩乎堦軒嗟乎草無滋蔓瓶不假器苟恃勢而
將逼雖見親而益忌譬諸人事也則晉吞并於僭沃魯出逐於強
季淋峻壘而吳則倫圍專而晉墜其大者虎遷趙嗣鸞竊齊位
由覆霜而莫戒聿堅冰而存至嗚呼乃終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
散木之足議

杞菊賦 并序

陸龜蒙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
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且暮猶
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嘆曰十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饗
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書道德言
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暑者沽兒有酒
食耶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茗煙披兩沐我衣敗締我飯脫粟美
漸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
予何其如予何

文粹卷第六

文粹卷第七

古賦庚

物二十四首

鳥獸
昆蟲

大鵬賦

李白

鵬賦

杜甫

白鷗賦

蕭穎士

白鷗鷓賦

王維

感二鳥賦

韓愈

白羽扇賦

張九齡

玄猿賦

吳筠

塵尾賦

陳子昂

由鹿賦

呂溫

螻蛄賦

陸龜蒙

秋蟲賦

羅隱

蝨賦

李商隱

後蟲賦

陸龜蒙

蝸賦

李商隱

大鵬賦 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口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

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

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魏阮宣子大

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令復存于集豈敢傳諸

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怪
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疑
胚渾脫脩鬣于海島張廣翅于六門刷渤澥之春流騰扶桑之朝
曦赫弈乎宇宙憑凌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濛沙昏五嶽為之震蕩
百川為之崩奔爾乃蹶巨壑摩太清且層霄突重溟激三十以崛
起搏九萬而迅征背業太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
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夭矯狂闖闔之崢嶸鉞鴻濛扇雷霆斗轉
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象其勢鬣其
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省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
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遞逸翻以旁鼓擊奔騰
而長駘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塗塊視三山杯觀五湖
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鸞弧莫
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
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歎繽紛乎八荒之間隱映
乎四海之半橫大明而掩書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旋則霞

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欸駁景以橫楮逆高天而下
垂憩乎决漭之野入乎汪洋之泚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
巖嶽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躩踞巨鼉冠山而却走長鯨
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
造化之所為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与菊裳取蒼梧之玄鳳
耀綵質与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于銜木
鷄鶴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曙于蟠桃跋鳥炳耀于太陽不曠蕩而
縱適何拘孿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礙類而比方不矜大而
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為漿戲暘谷而徘徊
馮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
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網以恍惚為
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
二禽已登于寥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鵬賦

并進表

杜甫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明

時自先君怨頑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其脩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享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有千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祇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主哀憐之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接泥塗之父母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至於衰老也臣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以為鵬者鷲鷲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往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不揆蕪淺謹投延恩願進表獻上以聞謹言

當九秋之清淒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為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捐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矣無留賞披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鷲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鵬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

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四子河海蕩瀾風雲亂起雪滙山陰冰纏樹死迷向北自於八極絕飛迹於萬里朝無所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乎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採材待弋者而網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欬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甯鮮騰攫而唳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繫之制擊曳挫蒙授之飛翻識敗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來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書民訟堵牆之築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冢之荊棘飽荒城之霜霞留感我往來赳赳我場圃雖青骹戴角白鼻如彌蹙是奔蹄而俯臨飛迅翼以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憂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嗥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鞞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蕭條可處斯又足稱也爾

具鷓鴣鴟鴞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騶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
奚有味乃不珍輕雁鳥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
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涕鏃忽翻天路終辟水濱
寧掩群而盡取且使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後也夫其降精於金
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燄光其制梁棟之
間寒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材樹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叔村而皆
折艾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鵲之黨龍金盜
而潛飛集怪之群想英靈而遠隊豈比乎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
摩夫而自安與槍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是飛絕怒暮
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豈果截莫養子青其修爾年歲茫
然闕廷莫試鉤爪空迴斗星衆鷓鴣儻割鮮於金穀此鳥已將老於
巖岫

白鷓鴣賦并序

蕭穎士

白鷓鴣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澤爪背純丹體備冠距頰類天雞
神兒清閑不雜於俗禽拙止蒞深與人境罕與固莫得而馴狎也

上聞而徵焉由以雕籠致以駟騎將集長楊游太液行有日矣天
寶辛卯歲予放泊江會流宕逾時秋八月自山陰前次東陽方議
夫南登西泛極聞見之義諒徧懷所素蓄而未之從也會有命自
天召赴京闕適與茲鳥偕至于會稽之傳舍觀其宛頸旁睨徬徨
掩抑往往孤鳴音韻淒涼如慕侶而不獲因感而賦之曰

鳥之生矣于彼江山彩之玄素文不綺班備文武之正飾微妖姬
之殊顏情芥眇以耿絜兒軒昂以安閑無馴擾之近性故不愜於
人寰亦必海裔栖必雲間異養拙以自保祛未萌之憂患不然豈
陋彼都邑之佳麗顧投身乎阻艱以其標自然之靜故名之曰白
鷓者歟何天賦之緬貌辱微禽之瑣細偶一目之見羈委微軀以
受制望層城以斂翼懷眾侶而孤唳從殿置之駭奔仰君門以遐
逝君門兮九重洞叫篠兮穹崇池大液兮鳥出方壺乃族翔泳乎其
中晝聒未央之繁絃夕警長樂之靈鍾顧踈野之賤迹豈敢求一
枝而見容越水清兮鏡色吳山遠兮天逼窺淺深以颺影返杳冥
兮一息謂杉松可得求日而噪聚葦荇足以窮年而啄食一与心

賞兮睽違念歸飛兮何極鸚能言而入空鶴善舞而登軒殊二者之俗能諒慚皇於主恩是以雖信美而非其志獨屏營而兢媿者焉

白鸚鵡賦

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亦綠衣於素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質狎蘭房之妓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求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之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草鳴無應隻景長孤偶白鵬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真雅容非飾名火德之明輝神金方之正色至如海鸞呈瑞有三奩之可依山雞享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紈質彩奪錦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儻見昔其羽翼與迂鸞鳥而共飛

感二鳥賦 并序

韓愈

貞觀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矣西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士之守其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道業不識干戈攻守耕獲之勤讀書者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之於道其閉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二大者焉選幸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退曾不得薦書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於擢薦進光輝如此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累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驚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馳之差求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子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喜徒外飾焉是遲予生命之遷阮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恒十年以不居辱飽食其有

歎元策名與焉書時所好之為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
得下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向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
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愁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
有期於下地盍亦配於古人獨悵悵於無位雖得之而不能乃鬼
祥之所戲辛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白羽扇賦并序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遣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九
齡與焉稱有所感立進賦曰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鳴鳩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
致清涼豈無絳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并毫世提推乃密通搖
動聲言青愷痕珍之在御竹短翻之取當與竊息於聖后且見持衣
未與伊昔阜澤之時亦有雲膏之亦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
息肅肅鳥羽程而微風縱秋氣之我奉終感息於篋山中

玄冥賦并序

吳筠

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為佞鶴小人變為讒沙天神用無方
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觀斯玄媛嘉夫雨昏則無聲景盛齊則
長嘯不踐土石超遙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
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猩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
麋鹿殫於網罟遺泯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
託跡冥絕不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
之聊以作賦

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國之魯魯今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泛泛而無
據亦熙熙而有心秀嵐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
羈安是涕霑襟何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
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
煙嘯或聚而閑棲或分而迫趨壽同靈鶴性本君子阻重巖之險
非虎豹所履葭交柯之密豈鵬鷲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深而止
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已詎若狝狝
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造死夫時珍貂裘世寶狐白徒能工於
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

殞於毛羽大則羣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固
棄置於常情求逍遙以自適無威刑以相臨有族類而相親食資
諸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動如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以還
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為物之貴又焉測元
化之所大鈞乎

麀尾賦

陳子昂

甲子歲天子在洛陽時余始解褐與祕書省正字太子司直宗秦
客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酒酣共賦座上食物命余為麀尾賦焉
天之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變化兮如絲之棼或以神好正直
天蓋默默或以道惡強梁夫亦茫茫此仙都之微獸因何負而罹
殃始居幽山之數食乎藟藟之鄉不害物以利已每營道而同方
何忘情以委代而化情之不忘卒采網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
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取俎之羞則君金盤之實
承主人之嘉惠對象筵與寶瑟雖信美於茲辰詎同歡於曠日客
有感之而歎曰命不可思神亦難則吉凶悔吝未始有極假如天

道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為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
於野不知其仁神既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知况林棲而谷走及
山鹿與野麀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閒無巧冥之則順動之則天
諒物情之不異我心又何競於猜矯故曰大之神明與物推移不
為事先動而輒隨是以至人無已聖人不知子欲全身而遠害曾
是浩然而順斯

由鹿賦 并序

呂溫

貞元丁卯歲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
為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
鳴嗥不飲食者累日余喟然歎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
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寔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
知痛傷人之與謀寔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
賦曰

鹿之生兮亦稟亭毒備齒角而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有味於行止尚焉
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藪渴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澤并

飼于芳庭寢卧荃柔騰倚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之
非樂終感息而不傲焉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由渾陷
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羈致山阿靡于踈隧設伏以待翳叢而
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豈云貪餌呦呦和鳴虞虞狎至
彼泯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孰是蒼卒禍生所忽毒鏑歛以星
貫潛機劃其電發或洞胃而達腹或折足而碎骨望林戀兮非遠
顧町矐兮未滅風凜澤而北至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煙叫
飢鬻於澗月苟行路之間者孰不心摧而思絕想爾由矣野心而
仁望純束而敬焉顧隨獲重兮遂巡視鼎中之銷爛觀初上之剖
分忽哀鳴以感類若沈痛之在身雖復處之密爾享以豐珍比檻
狝之駭躍同海鳥之愁辛敢擇蔭而後止思走險以何因痛無知
以相陷含怨毒而莫伸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撫事
或比原心則殊借如雅陰構網宛在神理通說且拒狝謀寧起堂
堂蕭公曾曰知己給致鍾室胡寧忘此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
不義實亦不仁彼美劉生既為交親誘龍雀軍印豈無他人於戲

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曾獲產
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蟋蟀賦 井序

陸龜蒙

荀卿子有蟋蟀賦揚泉亦為之皆言蟋蟀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
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緝纆官初喜窺
十奪四五民心乃離康蟋蟀之生爾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葩卉
官設益蠶盡取後已嗚呼既泰而身蟄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
凍死

秋蟲賦 井序

羅隱

秋蟲蜘蛛也致身細羅間實腹亦細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
以言賦之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折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
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饑兮吁

蠶賦

李商隱

亦氣而孕亦知而成晨駭鳥霞鶴不如其生汝職唯齧而不善齧回
臭而多跂香而絕

後蝨賦 并序

陸龜蒙

余讀玉給生蝨賦有就顏避跡之嘆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弃
瘠淫腹乃蝨之賊

蝨賦

李商隱

夜鼠索索緣隙馮壁弗鳴潛此毒螫厥虎不翅厥牛不齒
爾方何功既角而尾

文粹卷七

文粹卷第八

古賦 辛

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古器

霜鍾賦

喬潭

歌器賦

李德裕

砥石賦

劉禹錫

物景

晚晴賦

杜牧

秋聲賦

劉禹錫

決疑

問大鈞賦

劉禹錫

何卜賦

劉禹錫

霜鍾賦

并序

喬潭

南陽豐山有九鍾焉霜降則鳴潭叨遇達奚公擢甲科然則南陽
即公隱居之舊地為此賦以廣知音焉
豐山之峯嶸崑崙積翠之石森爽冒寒之松上無飛鳥下無人蹤何
杳杳以靜謐有天然之古鍾兩藥神資九乳靈化寧失制於後
豈遺音於窅榭每虛氣以自得常宿懸以警早動於耳而藏於心
必高秋之涼夜於是沈寥兮日暮而天且肅瑟兮霜落而風清爽
氣無朕潛來蒲盈跳然復出鏗爾有聲信不擊而不考能大鳴而
小鳴始則含糊擁鬱旋復充詘若往若還徘徊其間爾其舒肆奔

放長樂遠暢下浮空以紆餘更觸物而瀏亮入林蕭蕭在水湯湯
泛濫小瀨照縣踈篁夜鶴怨兮彌若寒猿悲兮更長餘韻春容隨
風依揚繞於洞庭浮於漢湘梧揪紛以離披兼葭颯其蒼蒼及夫
夜以艾兮爨靜山無人兮月冷初肅肅以自淒復琅琅而虛敬言其
動愈出其來甚徐合於元化遊於大虛轉遠而盡誰知所如聊獨
坐以傾聽惘若失乎躊躇聽不及想以存其餘方其寒氣曉集銷
然應急發越林響周流井邑前聲未盡後韻相及羈臣之空館屢
來思婦之高樓遠入無不愴然驚夢歎歎掩泣夫鍾之應霜也應
以無心士之知己也貴知其目不鼓而鳴者其聲遠不言而信者
其分深故自然之聲無假於煩手特達之分不資於滕口吾欲徵
華鍾俞良友懷音淵默裁器器受可以滴南陽待清霜之一扣
曰風籟起兮喧長薄霜鍾為兮動哀壑合大塊兮聲無在雖有聞
兮常寂寞

敬器賦并序

李德裕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南路公見道敬器贈以古人之物永懷若

子之心嘗欲報以辭賦屬力少在重朝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
者公已歿世余又旋逐勿覩茲器懷然懷舊因追為此賦置公之靈筵
昔同道既平既安且寧赫赫公且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難持
者盈始作茲器告于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大
廟而觀器見遺法而歎息且曰月滿而虧日盈則昊彼天道之常
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於器俯察要終挹彼注茲授之若冲虛
則艱險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如君子之中庸滿則傾跌寔流
電發器如堤噴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繼樽之不竭蓋欲表
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自藏不以跌而
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彼輝光得其道者君則念於豐
節動乃思於謙受頽既復而不遠惠屢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力及
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慘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
鈞公得之為賢相余失之為放臣觀遺物而猶在懷舊好而悲辛
思欲克己以復禮求報德於仁人

砥石賦并序

劉禹錫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隱而傷物媪神噫濕淪色壤味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澁不可拔剖其室乃出朔陽眇眩傳刃蒙脊鱗然如疔痂如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腹密石以遺予沃之草腴雜以鳥膏切劑下上直質焯見躊躇四顧迫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田磨鈍有是耶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執金兮以利為佩曹士卑而匿深雄鉞為之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溼而為癘顧秋蓬之不可刺兮尚何遊乎醜黷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患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以不試而然彼舉者之刀兮獵者之鋌不灌不群兮糝錯銜鉉日鼓月揮兮割腹擊鮮皖耀耀以耀芒矣翕淫夷而騰翔豈不以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刻其鱗皴滑以滌隨如衣澣垢如鼎出否霧盡後天滌開見水拭寒焰以破首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

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奔走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已還三光景分隨道闕校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乎天砥以磨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君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歟

晚晴賦并序

杜牧

秋日晚晴樊川子自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遶園而細履固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伍者如跛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縱從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置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隋蕙燦燦類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鸞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差於岸側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風

獵日如立如矢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闊疎教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秋聲賦并序

劉禹錫

相國中山公賦秋部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皆得時道行之餘興猶動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碧天如水兮宵宵悠悠白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然潛命侶以凋秋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草起寒蟄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綺疏之晚吹墜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呼兮音書絕遠行續兮何冷冷虛室靜兮空切切如簫非竹非絲合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發并吞合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撼撼兮盡伊伊則有妄石風流三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之初墮異宋王之悲傷覺蒲則之么麼嗟乎騷伏樵而已老鷹在罽而有情取朔風而心動聃天頤而神驚刀將疼兮是沒繼猶膏迅于秋聲

問大鈞賦并序

劉禹錫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曰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于杜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欲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文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為賦

圓方相涵兮浩其無垠宵冥翕闢兮三辰以騰振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敬以臨下兮魏乎雄尊夫為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循名想像或可以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爾落乎埴埴唯鈞所拍忽然為人為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卑黻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人或譽聲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踰數而巨量雖一夫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謹薦誠

上問兮倪伏以聽是夕寐孰夢遊乎無何之鄉抗陛級乎重霄兮
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而焯煌命之使前兮其音琅琅
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無有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
形肖貌生類積億靈靈鬪國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不守
以愚覆爲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益求世師資適攸宜胡然抗
心遐想前列倚梯青真舉足斯跌韜爾智斧無爲自伐鑿毀太繁
天和乃洩利運前誘多逢覆轍名陽內煎烈火非執令哀汝窮將
厚汝愚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瘻兮招太和而與居貴
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濠奧無示四隅軌物之執力不作兮見傷
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當乎且夫貞而騰氣者膺膺健而垂精
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蹈以不息爲體以日新爲道僕鱗蜚走
漣莽苞阜乃牙乃甲乃殤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蕞各乘氣化不
以意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余以
驟壯姑尤我以速老耶觀汝百爲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
亦既各物幾時踰躐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實粟望
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傲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
葭之蒼蒼兮霜霰苦而中堅松於之駸駸索擢兮不若捫筍之可
憐納林葦而捕明堂固容消而力完揚且之哲兮不可以常然當
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髯山立時行去敵氣與殺色兮察危言以端
誠俾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
授受而迴遠遽形開嚮之威神孰爲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游想
委珮佐簪持簿叩顙而言曰焚日天問不訓今日遇幸一獻三售
始厚以愚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增故術賜飽新
授馳神清玄拜手稽首

何十賦

劉禹錫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沈其莫曉兮將取質
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嘻
人莫不遷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問伊我
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寤於所極一歲
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執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首圓而足

方子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剥極則貴君
貴而未嘗剥者其誰否極受泰君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
鳥胡不裨變向罰而蹠蹠蛇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
與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
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是非在此爲美兮在彼爲害或昔而
成或今而廢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
淹兮孰捨操董之毒豕荅雞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翳其曹屠
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狝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
所用貴于斲輪絡首靡定兮騷不能跲前無所阻兮跛躄千里同
涉于川其時在風訟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稊
之利乃糝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時耶諒淑惡之同出兮顧所
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取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
常而俟之夫何卜爲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龜
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丙視群疑猶水釋然



